

鳥瞰非洲基督教今昔

「你所讀的，你明白嗎？」（使徒行傳 8：30 下《聖經新譯本》）

賴顯光



非洲烏干達坎伯拉露天大聚會

疾病多於排外

神秘的非洲，曾稱被為「黑暗大陸」和「白人墳墓」，不少白人宣教士葬身那裡。事實上，非洲雖有食人族和嚴重種族紛爭，也曾被視為蠻荒，但一般黑人對外來的宣教士仍留有餘地，實際死於暴行的宣教士比例不算太多，多是因水土不服、瘧疾、黃熱病或其它疾病而終。反之，在中國，死於暴行的宣教士較死於疾病者多。馬禮遜來華二百年以來，在中國有近50宗的排外教案，平均十多年就發生一、兩次，分佈在全中國的宣教士往往是群眾洩憤的對象；尤以 1900 年義和團事件為甚，有 189 位「大毛子」——外國宣教士和子女喪生，殉道的「二毛子」——中國信徒亦有 4 萬 9 千多。而且，非洲大陸與中東毗鄰，自古已是神子民聚居之地。

淵源始於舊約

遙遠的非洲，早於約瑟時期已有希伯來人移民

埃及(Egypt)，至摩西時，已是數代之後，且生養眾多。雖然經過出埃及入迦南的徹底遷徙，不少希伯來人在主前三至二世紀又再度進入埃及，更西移至利比亞(Libya)、突尼西亞(Tunisia)、阿爾及利亞(Algeria)和摩洛哥(Morocco)等地。為方便使用希臘文的希伯來人閱讀舊經卷，當時散居在埃及和希臘世界的猶太人，從以色列 12 支派中，每支派選出 6 人，共 72 人，以 70 天的時間，在北非的亞歷山大(Alexandria)把舊約翻譯成希臘文，稱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 LXX)。耶穌出生後不久，其雙親約瑟和馬利亞為逃避希律的殺嬰計謀，把祂帶到埃及暫避。其後，透過聖靈帶領，腓利向埃塞俄比亞(Ethiopia)太監解釋以賽亞書並為他施浸，福音傳到埃塞俄比亞的國土。據傳說，馬可把福音帶到北非，那裡的亞歷山大是商業和文化的名城，可與羅馬媲美，有世界上最早的圖書館，藏書豐富；且亦是猶太人聚居的地方。除《七十士譯本》外，最早拉丁(Itala)聖經譯本也是在亞歷山大譯成的。同



時，教會神學發源於北非的迦太基(Carthage)，特土良(Tertullian)是早期教會傑出的神學家和倫理學家。其他早期的知名教父和主教，如希坡主教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以及亞他那修(Athanasius)和俄利根(Origen)等也出於非洲。

近代信眾大增

縱觀二十世紀的非洲，40至60年代在東非的復興，教會人數大幅度增長，透過國際事工差會(SIM)和非洲內地會(AIM)的努力，拓植了大量的堂會。70年代，福音派、第三波和五旬宗在非洲均十分活躍。80年代，迦納(Ghana)開始了植堂運動，其後津巴布韋(Zimbabwe)和乍得(Chad)亦成功地推行。90年代，埃塞俄比亞信徒謂每十年以百萬數字增長，尼日利亞(Nigeria)更報道每十年增長以千萬數字計，而莫桑比克(Mozambique)、贊比亞(Zambia)和阿爾及利亞的福音派也有意外的增長。然而，迦納在1990年的教會普查中顯示，有700萬掛名的基督徒，其它國家有多少類似的基督徒就不得而知了。

佈道須有跟進

慣於大型佈道的德國「基督傳萬邦」(Christ for All Nations)創辦人布永康(Reinhard Bonnke)，曾多次在非洲佈道，其報告謂1990年在尼日利亞

(Nigeria)的卡敦拿(Kaduna)有50萬人參加聚會、1991年在札伊爾(Zaire)的畢敦瑪爾一次聚會中約有36萬人參加、1994年在札伊爾的路布拉巴西在一次聚會中約有9萬人、1994年在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的安大南那立佛(Antananarivo)有11萬人決志、1995年在埃塞俄比亞的阿瓦撒有11萬5千人聚會、1995年在札伊爾利卡西鎮，居民9萬，卻有6萬人來參加聚會等，如此情況很多很多，不便詳錄。非洲有84個超過百萬人的城市、其中4個是千萬人口以上的超級大城市，還有數個超級大教會，還有一些電視廣播佈道家。這些興奮的報告，使我們感受到非洲是一片宣教好土，可以開辦大型佈道會吸引數萬人來參加。

增長必須扎實

基督教在非洲的歷史可說是源遠流長，從舊約到近代的「非洲大復興」，看似堅城銅牆。但非洲真的被基督教改變了嗎？當伊斯蘭教橫掃北非時，所謂的基督徒迅速歸順成穆斯林，這不能全歸咎於穆斯林以劍傳道，當時的伊斯蘭教頗能兼容其它宗教。當第三世紀波斯的摩尼教(Manichaeans)由米所波大米(Mesopotamia)進入北非時，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撇開中古之前的歷史不談，只談近代，導致非洲基督徒容易改教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基督教在非洲人中仍流於外在的宗教形式和習慣，還未能成為進入生命的信仰，影響生活行為。

從大型佈道會的效果來看，數十年來收得以百萬計的決志卡，當中有沒有被協助填卡的陪談員誤導呢？非洲的文盲率極高，有1億5,000萬人口文盲，不少赴會者需要陪談員代填決志卡。所以，在決志卡上應增加一欄，以了解決志者屬第幾次決志。因為在非洲，聽道作回應是很普遍的，決志多次也是司空見慣的事。如何培育這些決志者成為有根有基的信徒，是非洲教會領袖的一個大挑戰。倘若他們在真正決志那年已經開始接受優質的跟進栽培和門徒訓練的話，數十年後的今天，他們應該已經成為教會的中流砥柱、長執甚或教牧了。雖然有

些宣教學者預料將來非洲將會誕生一個全球差出宣教士最多的國家，但今天不少神學家和宣教學者正為「非洲的教會雖有一哩之寬，卻只有一吋之深」而憂慮。這委實令人擔心！

傳道缺乏訓練

在鄉鎮的教會，當聚會的人多了，就容易想起植堂，於是在會眾中挑選一些能言善道的當傳道人，也理不得他們有否熟讀聖經。非洲失業率高，能作傳道人的職事可說是份優差，工作既簡單又備受尊重。堂會除了禮拜天崇拜外，其他周日並沒甚麼活動，很多小型的堂會也沒有甚麼長執堂委的管理制度，禮拜天收得的獻金就全數歸予傳道人作講員費。假如當天邀請了外來講員，當天的奉獻也交講員笑納。有些鄉鎮，因沒有按立的牧師施聖餐，每年只能與其它鄉鎮一同舉行一次盛大的聯合聖餐。非洲每一國家都需要開設優質和有遠見的神學院或聖經學院來訓練平信徒、長執和教牧呢！

培育孤兒成材

非洲有幾句有趣的諺語如：「在非洲，不用急！」(No hurry in Africa!)、「你有的是手錶，我有的是時間！」(You have watch, we have time!) 和「趕得急，福氣失！」〔東非斯瓦希里語(Kiswahili): Haraka, haraka, haina baraka!〕，一針見血的道破非洲人對時間的觀念。在大城市因有外國人，可能對時間看得緊一點兒；但在鄉下，禮拜天每個人休閒地上教會去唱唱歌、跳跳舞、做運動和跟朋友聊聊，就成為了習慣。

在烏干達(Uganda)首都，由加拿大宣教士創辦的坎帕拉五旬節教會(Kampala Pentecostal Church)於1994年開始了「照顧兒童事工」(Watoto Child Care Ministry)，沉實地作長期培訓，從撫養孤兒開始，期望日後成為優質的國家棟樑和領袖，也是上策。他們每年訓練一兩隊兒童合唱團，遣派往海外作數月的巡迴唱歌和分享見證。因為艾滋病在非洲遭害，不少兒童慘成孤兒，孤兒們現身說法的見證，頗能刺激海外教會的感受而獲得支持，收效宏大。現已於烏干達四個地區興建了嬰兒院、孤兒院和學校等教育工作。

閱讀購書無財力

雖然非洲也有大學和研究院，但限於經濟能力和早婚，並要養妻活兒的緣故，初中以後還能讀書可說是遐想。據一位在烏干達開辦萬民神學院(All Nations Theological College)的韓國宣教士稱，在烏干達的傳道人中，曾接受過兩周或以上神學訓練者並不多。非諺有云「假如你要收藏一些寶藏，就藏在書本裡吧！」(If you want to hide treasure from an African, keep it in a book.)這就看出非洲人與書本的距離。這也難怪！非洲人日常生活所接觸的語言可能有三、四種，出版的書本亦可能並非他們的母語，沒有親切感，亦難以吸收，閱讀起來也費精神，趣味大減，故捨不得花錢去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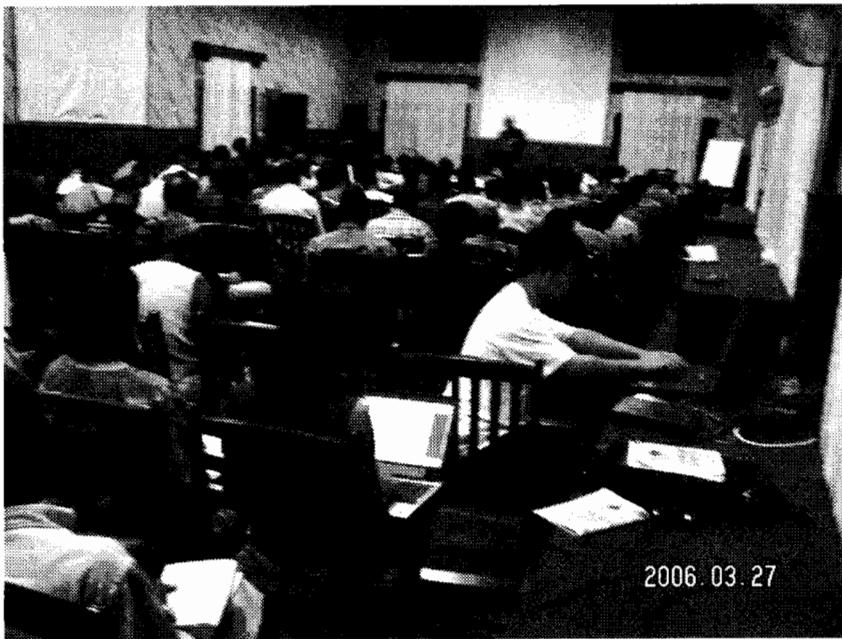
2006年4月，烏干達的坎帕拉福音神學院(Kampala Evangelistic School of Theology)舉辦了一個專為教牧同工的釋經營，有近200人參加，在第二天即有12位參加者報失聖經，經主持的美國宣教士嚴厲地向與會的教牧訓斥「不可偷盜」後，那些不翼而飛的聖經才慢慢一本一本的復現。對非洲文化來說，這只是稍為借用，分享資源而已。

本色議題待詮釋

經十二載籌備，由25個非洲國家的70位非洲學者和神學家以英語撰寫的《非洲聖經註釋》(Africa Bible Commentary)終於在2006年面世了，書中觸及一些切身的本色化課題如：貧窮、偏愛、艾滋病、難民、戰爭和政治等。為求更加親切，這本註釋書將會翻譯為法文、葡文及其他6種非洲文字。國際事工差會特別在不同國家舉辦了多個教牧書籍會議，贈送一批總值750美元共58本精選書籍給教牧同工，當然也包括這本《非洲聖經註釋》在內，條件是每位教牧必須親自出席為期4天的釋經講座，並且不可轉售所獲的贈書。期盼這書能稍微填補非洲神學研究的真空，非洲神學家們需要以非洲的文化與觀點來闡釋聖經中的宇宙不變真理。

母語譯經待進行

非洲大陸連同鄰近島國的面積，約佔全球238個國家總面積的22.3%，雖然艾滋病使人口急劇下



降，但總人口仍為 7.8 億，佔全世界總人口 13.1%。現有約 2,092 種語言，約佔全球語言總數 30%。正在進行翻譯計劃的則有 484 個，另在等待翻譯的語言族群還有 843 個。為沒有母語聖經的民族翻譯聖經仍然是非洲主要的工作。誠如奧古斯丁所說：「當神用人們的語言說話的時候，他們會覺得份外親切。」這是難以言喻的真實感受！在過去一世紀裡，非洲信奉基督的人口比例已由 10% 增至 48.4%。90 年代，埃塞俄比亞有 35 個翻譯聖經計劃，由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與當地伙伴機構合作，穩定進行。請為非洲的需要代禱！

本土譯經仍不足

求神讓非洲教會看見母語聖經的重要，幫助牧者在教會推動母語聖經運用。求聖靈興起非洲信徒，投身普世聖經翻譯事工。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現時約有 950 名成員在非洲事奉，但人手仍然不足。由當地人推動本地聖經翻譯和識字教育事工，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請記念非洲多個國家的本土聖經翻譯機構的工作！現時已有的本土聖經翻譯機構計：中非共和國(Central Africa Republic)的 ACATBA、迦納的 GILLBTA、剛果民主共和國的 COTBA-SuBo、肯尼亞(Kenya)的 BTL、喀麥隆(Cameroon)的 CABTAL、布堅納法索(Burkina Faso)的 ANTBA、乍得的 ATALTRAB 等。求神供

應各樣所需！其中經費不足，是這些機構共同面對的困難。有意為非洲的聖經翻譯工作代禱者可與我們聯繫。

戰火連天盼和平

上世紀，非洲多國長年內戰，種族衝突，民不聊生。聖經翻譯計劃也被牽連，事工進展緩慢，甚至停頓。求主憐憫，差派和平使者保護，平息戰事！非洲大部分的國家都經歷過流血政變：1994 年盧旺達(Rwanda)的胡圖族和圖西族的滅族大屠殺，不少高層神職人員牽涉其中，至今還在審訊，當時的難民潮更波及安哥拉(Angola)、蘇丹(Sudan)；90 年代的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事件，以偽做護照著名的索馬里(Somali)陷入無政府狀態，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Eritrea)發生連鎖戰爭；利比里亞(Liberia)內戰引發西非各國大混亂，迫使大量兒童充當士兵，盧旺達、布隆迪、剛果、利比里亞、塞拉利昂、蘇丹和烏干達均出現兒童軍人，亦導致塞拉利昂(Senegal)和幾內亞(Guinea)的暴行；阿爾及利亞(Algeria)內戰，摩洛哥(Morocco)佔領西撒哈拉區(West Sahara)，蘇丹北部穆斯林和南部基督徒的內戰等，罄筆難書。非洲難得寸土無戰火干戈，實在需要主的憐憫！

(作者為資深跨文化宣教士，現於東非宣教，郵址為 Daniel_Lai@sil.org)